

# 朝鮮前線通訊集



海真理書店印行

朝鮮前線通訊集

編者 郁 慰 慈

出版者 真 理 書 店

印刷者 大 眾 文 化 社 印 刷 廠

特約經售處 五 十 年 代 出 版 社

經售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北京和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一二九弄六號  
香港德輔道中22號大華行三樓

上海柳林路一〇六一—一二二號  
電話 八〇〇三—五八

上海河南南路一六號四一五室  
電話 八七五—四二

## 編者的話

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在朝鮮前綫英勇作戰的行動與艱苦奮鬥的精神是動人心弦，使人感泣的。他們爲了保衛和平，保衛祖國，維護正義，抵抗侵略而進行的神聖戰爭，已經獲得了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擁護和支援。因此，在長期抗美的戰爭中，正義的戰爭是一定能夠得到勝利的。

美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國家的獸軍和李承晚的匪軍都是非常殘暴而懦怯。它們對於和平的朝鮮人民恣淫擄掠，恣意燒殺，而碰到了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時，則馬上抱頭鼠竄，跪地投降，表現了無比的怯弱。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從前綫寄回的通訊中，清楚的告訴了我們。

誰是最可愛的人呢？中國人民志願軍。誰是最勇敢的人呢？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誰是最可恨的人呢？美帝國主義的獸軍和李承晚的匪軍。誰是最愚蠢的人呢？土耳其、

荷蘭、比利時一些幫兇國家的雜牌軍。這些很具體的印象，也從前綫寄回的通訊中，深深的刻劃在我們的腦海中。

爲了響應『出版界要多出抗美援朝的書籍』這一號召，爲了要使廣大讀者普遍瞭解朝鮮前綫戰爭情況，我們特搜集了朝鮮前綫的通訊多篇，分類編成本書。這些通訊文章都是各報記者從前綫實地採訪得來，文筆生動，報導翔實，讀後可使廣大人民激發起抗美援朝衛國保家的熱情，加強反對美帝武裝日本的決心，澈底制止美帝國主義侵略。

各篇通訊文稿爲求內容正確，大都轉載自各地重要報刊，特向各報刊編者與作者致謝！

一九五一，四，二五。

## 目 錄

誰是最可愛的人·····	一
戰鬥在敵人的心臟·····	七
何止萬千·····	一三
英勇的戰鬥故事·····	二〇
三個攝影師活捉三個美國兵·····	三六
衝破三道封鎖的通訊組·····	四〇
頑強的人·····	四四
我人民志願軍紀律嚴明·····	四九
朝鮮人民熱愛我志願軍的故事·····	五一
朝鮮的人民砲兵·····	五七

夜襲敵軍航空基地·····	六二
朝鮮的普通一兵·····	六七
英雄夫婦·····	七一
一個平凡而勇敢的女青年·····	七三
麥克阿瑟的部下·····	七八
如此美帝『王牌』軍·····	八二
美國丘八的狼狽相·····	八八
哀怨絕望的美軍家信·····	九四
一個被解放的黑人連隊·····	九七
土耳其旅就殲記·····	九九

## 誰是最可愛的人

魏巍

誰是最可愛的人呢！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部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士，他們看來很平凡，很簡單。可是，他們的品質是那樣的純潔和高尚，他們的意志是那樣的堅韌和剛強，他們的氣質是那樣的淳樸和謙遜，他們的胸懷是那樣的美麗和寬廣！

讓我還是來說一段故事吧。

還是在清川江戰役的時候，有一支志願軍的部隊向敵後猛插，去切斷軍隅里敵人的逃路。當他們趕到書堂站時，逃敵也恰恰趕到那裏，眼看敵人就要從汽車路上開過去。這支部隊的先頭連第三連就匆匆佔領了汽車路邊一個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崗，阻住敵人。一場壯烈的搏鬥就開始了。敵人爲了逃命，用三十二架飛機，十多輛坦克和步兵的集團衝鋒向這個連的陣地洶湧捲來。汽油彈的火焰把這個陣地燒紅了。但勇士們在籠罩着煙火的山崗上，高喊着口號，一次又一次把敵人打死在陣地前面，敵人的死屍在山前堆滿了，血也把這山崗流紅了。

可是敵人還是要拚死爭奪，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滅。這激戰整整持續了八個小時，最後，勇士們的子彈打光了。蜂湧上來的敵人，佔領了山頭，把他們壓到山脚。飛機擲下汽油彈，把他們的身上燒着了火。這時候勇士們仍然不後退，他們把槍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嗚嗚火苗向敵人撲去，他們把敵人抱住，讓身上的火，把要佔領陣地的敵人燒死。……據這個營的營長告訴我，戰後，在這個連的陣地上，摔碎了的槍枝和槍機零件扔得滿山都是。烈士們的屍體，做着各種各樣的姿勢，有抱住敵人腰的，有抱住敵人頭的，有卡住敵人脖子把敵人捺倒在地上的，他們和敵人倒在一起，燒在一起。還有一個戰士，他手裏還緊握着一個手榴彈，彈體上沾滿腦漿，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國鬼子，腦漿崩裂，塗了一地。另有一戰士，他的嘴裏還啣着敵人的半塊耳朵。這個連雖然傷亡很大，但他們却打死了三百多敵人，特別是志願軍的主力趕上，聚殲了敵人。

這就是朝鮮戰場上最壯烈的戰鬥之一——松鼓峯戰爭，或者叫書堂站戰鬥。讓我們的烈士們千載萬世永垂不朽！

這個營長向我說了以上的情形，他的聲音是緩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說他在陣地上掩埋烈士的時候掉了眼淚。但他接着說：「你不要以為我是為他們而傷心，我是為他們而驕傲，我感覺我們的戰士是太偉大了，太可愛了，我不能不被他們感動得掉下淚來。」

我們的戰士，對敵人這樣狠，而對朝鮮人民却是那樣的仁義，充滿國際主義的深厚熱情。

在漢江北岸，我遇到一個青年戰士，他今年才二十一歲，名叫馬玉祥，是黑龍江青崗縣人。他長着一副黧黑透紅的臉膛，稍高的個兒，像秋天田野裏一棵紅高粱那樣的淳樸可愛。他原來是砲兵連的，有一天夜裏，他被一陣哭聲驚醒了，出去一看，是一個朝鮮老媽媽，坐在山崗上哭。原來她房子被敵機炸毀了，她在山裏搭了窩棚，但窩棚又被炸毀了。……他回來以後馬上要求到步兵連去，他的要求被批准了。我說：「在砲兵連不是一樣嗎？」「那，不同！」他說「離敵人越近，越覺着打得過癮，越覺打得解恨！」

在漢江南岸的日日夜夜裏，有一天他從陣地上下來做飯。剛一進村，有幾架敵機襲過來，打了一陣機關砲，接着就扔下了兩個大燃燒彈。有幾間房子着火了，火又盛，煙又大，不敢到跟前去。這時，他聽見煙火裏有一個小孩子哇哇哭叫的聲音。他馬上穿過濃煙到近處一看，一個中年的朝鮮男子在院子裏倒着，小孩子的哭聲還在屋裏。他走到門口，可是屋門口的火苗呼呼地已經進不去人，門窗的紙邊已經燒着。小孩子的哭聲隨着那滾滾的濃煙傳出來，聽得真真切切。當他敘述到這裏的時候，他說：「我能够不進去嗎？我不能！我想，要在祖國遇見這種情形我就能夠進去，那麼朝鮮我就可以不進去嗎？朝鮮人民和我們祖國的人民不是一樣的嗎？我就用腳踹開門，撲了進去。呀！滿屋子灰洞洞的煙，只能聽見小孩哭，看

不見人。我的眼也睜不開，臉愛的像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着了火沒有，我也不管它了，只是在地上亂摸。先一摸摸着一個大人，拉了拉沒拉動，又向大人的身後摸，才摸着一個小孩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來跳出門去。我一看小孩子，是挺好的。一個小孩子呀，他穿着個小短褲兒，光着兩條小腿兒，小腿兒亂跳着，哇哇地哭。我心想：「不管你哭不哭，不救活你家大人，誰養活你哩！」這時候，火更大了，牆上的紙也完全燒着了。我就把他往地上一放，就又從那火門裏鑽進去了。一拉那個大人，她哼了一聲，再拉又不動了。湊近一看，見她臉上的血，已經把她胸前的白衣流紅了，眼睛已經閉上。我知道她不行了，才趕忙跑出門外，撲滅身上的火苗，抱起這個無父無母的孩子。……

誰都知道，朝鮮戰場是艱苦的。但戰士們是怎樣看待這種艱苦的呢？有一次，我見到一個戰士，在防空洞裏吃一口炒麵，吞一口雪。我問他：「你不覺苦嗎？」他把正送往嘴裏的一勺雪收回來，笑了笑，說：「怎麼能不覺得！咱們革命軍隊又不是個怪物！不過我們的光榮也就在這裏。」他把小勺兒乾脆放下，興奮地說：「拿吃雪來說吧。我在這裏吃雪，正是爲了我們祖國的人民不吃雪。他們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裏，泡上一壺茶，守住小火爐子，想吃點什麼，就做點什麼。」他又指了指狹小潮濕的防空洞說：「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整悶的慌哩。可是我在這裏蹲防空洞，祖國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他們就可以在馬

路上不慌不忙的地走呀。他們想騎車子也行，想走路也行，邊蹣跚，邊說話也行。那是多麼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裏，像總結似地說：「我在這裏流點血不算什麼，吃點苦又算甚麼哩！」我又問；「你不想祖國呀？」他笑起來：「誰不想哩，說不想那是假話。可是不願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國的老百姓問：「我們託付給你們的任務完成得怎樣啦？」我怎麼答對呢？我說「朝鮮半邊紅，半邊黑」這算什麼話呢？」我接着問；「你們經歷了這麼多危險，吃了這麼多辛苦，你們對祖國，對朝鮮有甚麼要求嗎？」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們什麼也不要。可是說心裏話，——我這話可不定恰當呀，——我們是想要這麼大的一個東西，」他笑着，用手指比個銅子兒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說：「一塊「朝鮮解放紀念章」，我們願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們的祖國去。」

同志們，用不着繁瑣地舉例，你們已經可以瞭解到我們的戰士是怎樣的一種人。他們是歷史上、世界第一流戰士，第一流的人！他們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的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優秀的花！是我們值得驕傲的祖國之花！我們以我們的祖國有這樣的英雄而驕傲，我們以生在這個英雄的國度而自豪！

親愛的同志們，當你坐上早晨第一列電車走向工廠的時候，當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時候，當你喝完一杯豆漿，提著書包走向學校的時候，當你安安靜靜坐到辦公桌前計劃這一天

工作的時候，當你向孩子嘴裏塞着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悠閒散步的時候，請你們意識到這一種幸福吧；因為只有你意識到這一點，你才能更深刻地瞭解我們的戰士在朝鮮奮不顧身的理由。

——新華社電訊

## 戰鬥在敵人心臟

力文·以丁

二月中旬，担任麥克阿瑟『有限攻勢』的東路先鋒美軍第二師第九團和李承晚僞軍第八師等部，以每日一公里半的速度，縮頭縮腦地竄到橫城西北六十餘里的上下榆溝一線。這個可憐的『進展』，使得麥克阿瑟得意忘形，重彈起『逼近三八線，控制大韓民國所佔領土』以便『將來向滿洲邊境進軍』的舊調。匪徒們正在洋洋得意的時候，一隻沉重的鐵拳突然打在它們的身上。二月十一日夜，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突然出現在美軍第二師第九團和李承晚僞軍第八師陣地後方，直插敵人心臟，擊潰了敵人的師團指揮所。冒進之敵（約三個團之衆）還沒有來得及掉轉屁股，它的後路已被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的尖刀部隊切斷。敵人全線立刻陷於混亂狀態。在二十四小時內，一萬二千九百餘名敵軍，被分割聚殲在橫城南、北、廣田里（橫城西北十餘里，李僞軍第八師指揮所駐地）東西，方圓數十里的山地裏。

X

X

X

二月十一日黃昏，前沿陣地響着時密時疏的槍砲聲。數十架敵機和往常一樣，盲目轟炸着地面的村莊。此刻，一支在朝鮮戰場上屢建戰功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正在穿越滿佈敵軍的山嶺，向着敵軍腹地——廣田里疾進。這是一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這支志願軍要從密佈着兩團敵軍的山頭陣地中，尋覓一個空隙，猛插到敵軍心臟中。我志願軍必須不怕敵人倒擊，必須翻越六十里的高山陡崖，在拂曉前攻佔廣田里。『插到敵人心臟開花』，『佔領廣田里就是勝利』——志願軍戰士們爲這種光榮的尖刀任務鼓舞着，奮不顧身地鑽入敵陣之中。

夜。漫山遍野覆蓋着深雪。寂靜的深山中響着唼唼的脚步聲——尖刀部隊在跑步前進。突擊班班長周祥雙帶着兩個戰士，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突然迎面山頭上響起機槍，子彈閃着光，從周祥雙的耳邊擦過。周祥雙知道敵人已經發現自己，現在必須打它個措手不及。於是，他大聲喊道『機槍組快上來！』。機槍射手周思謨十分懂得時間的寶貴，他挺直腰幹，端着機槍，向着敵人猛衝猛掃。三個敵人倒下去了，敵人的機槍再也不叫了。八班勇士飛似地奔上山頭，沒有死的敵人紛紛滾下山去。尖刀部隊沒有理會他們，繼續快步向前挺進。

敵人的排砲沿路封鎖尖刀部隊。彈片擦破了戰士們背上的乾糧袋，戰士們繼續前進。山陡雪滑，許多戰士跌倒了，手摔破了，臉擦破了，爬起來繼續前進。直着腰前進，彎着腰前進，有時是爬着前進。無論如何，戰士們是不停地前進。這時人們只有一個信念：『插到就

是勝利」，「緊緊抓住敵人！」

尖刀部隊按照預定時刻，出現在廣田里北山。敵人的腹地響起槍聲，敵人完全混亂了。廣田里之敵沒有招架即倉惶逃命，廣田里以北及以西之敵因後路已被切斷，立刻亂成一團。在廣田里正西半里路的一段公路上，有一百多輛拉着重砲的卡車、指揮車、輜重車，互相奪路衝撞，摩托聲和敵軍的呼聲攪成一片。山坡上，稻田裏，到處奔跑着喪魂落魄的敵人。七連的戰士向着潰亂的敵羣追逐猛掃，一面打槍，一面喊着：「我看你們向那裏跑！」這些戰士衝得是這樣凶猛，敵人的機槍射手還來不及架好機槍，就倒斃在槍旁了。這時，敵人兩輛笨重的坦克正在奪路逃命。結果跑進志願軍戰士們替它們佈置的天羅地網中。五班的青年團員于水陵，隱約看見頭一輛坦克張着砲塔蓋子，噹噹地滾來。根據過去打坦克的經驗，這是最好的時機了。他右手緊握着炸彈，等坦克滾到十米左右，驀地跳起來，撲向坦克，把炸彈扔進塔蓋裏。坦克噴出一團火焰，又滾了十幾步，停下不動了。後面那輛坦克見勢不妙，慌張地亂打砲。「坦克不可怕，我們有破甲雷！」五班長拿着破甲雷喊着，正要撲上去，破甲雷却被于水陵奪過去了。「我去！」「你一定要完成任務！」「不完成任務不回來！」于水陵敏捷地衝向坦克側翼。他剛剛靠近坦克。被坦克後面的英國兵猛射了一陣子。一顆子彈穿透了他的大腿，但他咬緊牙挺身撲上去。坦克的尾部爆炸了，于水陵也倒在地上，血染紅了

擲腿。但他沒有吭聲，繼續從腰中拔出一顆手榴彈，向美國兵擲去。

天朦朧亮了，以廣田里爲中心的四面山上，響起緊密的槍聲。人民志願軍尖刀部隊又分出許多『小尖刀』，分別搶佔制高點和重要的陣地。混亂的敵人還企圖奪路南逃，但志願軍某連已搶佔了楔入東西和南北兩條公路交叉點上的高地，堵住敵人的逃路。

敵人知道不拔掉這個釘子，他們是無法逃脫的。他們用盡所有的武器：前山、左右山上的迫擊砲、重機槍，公路上的坦克砲，集中向高地轟擊。步兵跟着撲上來。志願軍戰士們聽見枯草中有沙沙的聲音，不久，最前面的五個美國兵已經爬到跟前。四班長鄧百銘驕地躍出工事，用一隻手奪過來頭一個鬼子的卡賓槍，另一隻手勒住這個鬼子的脖子。這個鬼子嗷叫一聲，抱着頭滾下山坡。跟在後面的敵人，也紛紛向山下狂奔逃命。

一次又一次，美軍步兵的反擊被打下去了。

戰鬥繼續進行着，志願軍陣地上的松樹被砲火轟折了，岩石被硝煙薰黑了，工事一次又一次被彈片掀翻了，山頭被排砲犁遍了。但是，志願軍的陣地屹立未動，志願軍的機槍繼續猛掃公路上擁擠逃命的敵人。六〇砲砲手侯成真打光了砲彈，便拿起負傷同志的自動步槍瞄準射擊。機槍射手高吉浦，肩部被敵彈打穿了，仍繼續猛掃敵人。九班正副班長都犧牲了，戰士趙炳基從毀場的工事裏爬出來，拂去身上的泥土，鼓勵身旁戰士說：『敵人雖多都是敗

兵。我們只要堅持便是勝利。我們有自動步槍、手榴彈，不能讓敵人跑掉！」

就這樣，他們緊緊地拖住了敵人。

X

X

X

當然，砲火不能拯救敵軍覆滅的命運。公路上成千的敵人堵截着，被聚攏着。亂成一團的敵人逐漸分散開了，數百人一股，幾十人一羣，在每個山頭和山谷中亂撞，活像熱鍋上的螞蟻。來自不同方向的志願軍跟蹤壓下來，志願軍的一個排、一個班、一個戰士，勇猛地插入敵羣，殺傷頑抗敵人和捕捉俘虜。志願軍嘹亮的衝鋒號聲，撕碎了美李匪軍的魂魄。現在敵人已經不是潰亂，而是散潰了。

被插亂的敵軍曾經盼望着白天，盼望着他們的飛機的來臨。因此，當着天色大亮的時候，山頂上、山谷中，紅一片黃一片地散佈着許多聯絡飛機的信號板。但是，這時候，志願軍戰士已經和敵軍緊緊地扭在一起了，幾十架敵機焦急地低空盤旋，無可奈何地看着一股股美李匪軍被我捕捉。

在廣田里東山高地上担任堵擊任務的某連指導員，遠遠看到上千的匪軍被來自北面的志願軍跟蹤追擊，正在狼狽南逃。他想：「出擊的時刻到了。」他來不及等待命令，就率領一排戰士衝下山去。三十多個敵人迎面走來。指導員一下撲進敵人羣中，飛起一脚，踢掉了爲